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正直類

世祖斥正一真人符 江西巡撫李翔鳳，嘗於順治丁亥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幅。得旨：「為治之道，惟在敬天勤民，安所事此！朝廷一用，天下必至效尤，其置之。」

顧亭林不夜飲

崑山顧林亭嘗曰：「北方之人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南方之人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。」其甥徐乾學延之夜飲，怒曰：「古人飲酒，卜晝不卜夜，世間惟淫奔、納賄二者夜行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！」

馬惟興不私撰祖父名

國初，孫可望將馬惟興既降，官福建總兵。及廷賜諸將三代封典，惟興久不具摺。閩撫詢其故，愀然曰：「惟興少為寇擄，相從作賊，實不知祖若父為何人也。若私撰祖父姓名以上，不惟欺君。抑且誣及先人矣。」

汪荅文不畏疆禦

汪琬，字荅文，號鈍翁，長洲人。順治中，由進士授戶部主事，降為兵馬司指揮。旗人與民爭，縛民至司，其黨數人皆偃仰臥踞廳事中。汪舉手厲聲言：「曲在民，當盡法；若曲在旗，敢厲民乎！」卒直民而懲旗人。又治奸民以假命噬人者，懲豪家奴以勢凌貧人者。任滿且去，北城民炷香提酒，送者填溢巷衢。

鐵面學道

溧陽狄敬，順治甲午，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。每臨所部，輒集諸生於學宮，講臥碑，不如式者，輒撻之。或訾其過嚴，狄曰：「士習頹靡久矣，今敷教在嚴，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。」試之日，緋衣坐堂上，【時服色初定，品官猶或沿明制也。】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，閱畢即發，一切竿牘不得行，而積弊以清。所獎拔士，皆窮巷老儒，足跡鮮入城市者，群號為「鐵面學道」。又嘗識熊文端於鄉舉時。後文端居金陵，狄已告歸，復相與講學談經，闡東林、白鹿之緒。

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

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，常熟人也。先是，承恩弟暘舉丁西北闈，以事遣戍。臚傳前一日，世祖閱承恩卷，其頌語有云：「克寬克仁，止孝止慈。」玉音稱賞。拆卷，見其籍貫，疑與孫暘一家，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。學士故與承恩善，因語之故，且曰：「今升天沈淵，決於一言，回奏當云何？」承恩良久，慨然曰：「禍福命耳，不可以欺君賣弟。」學士歎息。既上馬，復回顧云：「得毋悔乎？」承恩曰：「雖死無悔。」學士疾馳去。世祖秉燭以待，既得奏，尤嘉其不欺，遂定為一甲第一。

王伯勉不為尚書譯字

湯陰王東皋，名伯勉，官吏部郎。一日，世祖諭旨至部，示滿洲尚書韓代，尚書以無漢字，召東皋至，屬書之。辭曰：「譯字非郎中職，出上意邪，伯勉不敢不書；大臣意耶，腕雖斷，不敢書也。」既改御史，巡城，豪強屏息，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。考滿內用，臺長將以巡鹽兩淮薦，力辭不可，曰：「內用之員，例不奉差，必以此事相付，則前此弊竇，吾不敢隱也。」薦者懼而止。丁憂服除，遽卒。

聖祖禁章奏媚語

康熙時，廷臣章疏有「德邁二帝，功過三王」語。聖祖曰：「二帝三王，豈朕所能邁且過哉！」傳諭中外，自後不許如是。

王文簡惡開捐

康熙時，王文簡公士禎官戶部時，秦中大饑，開納粟例，堂司多相緣為奸利。文簡一無所豫，戒司官，凡捐納事，勿以一呈一稿至。

陳爾昌拒奔女

陳爾昌，名玉綸，鄞諸生。家貧，課徒自給。雍邱有世家侯氏者，延二師，爾昌其一也。侯氏庭設女樂，有女甚麗，命侑觴席上，極歡而罷。夜半就枕，忽戶外剝啄聲，啟視，則女子也，峻拒不納。明晨，主人入，拜曰：「真吾師也。」昨同席者已束裝行矣。

李森杖斃伶僧

掖縣李侍御森巡按江南，誅鉅豪右，優人王紫稼【吳梅村之《王郎曲》，即賦此事。】及三遮和尚淫奢無狀，皆杖斃之。及中讒被逮，【李自選御史，兩經革職，俱復原官。後又以言事謫戍尚陽堡，尋赦還。至是已四黜矣。】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，既登舟，僚屬相顧揮涕。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，攜一酒瓢，滿酌送侍御曰：「吾曹期不愧天日，不愧朝廷，不愧百姓耳。成敗利鈍，造物司之。今日之行，榮於登仙，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？」侍御為之掀髯大笑。

姚端恪父子無私

姚堂，端恪公文然子也。堂應會試，為總裁王清所黜。清，端恪所舉士也。撤棘後，始知之，來謝過，端恪笑曰：「此足明我兩人無私也。君報我厚矣，何謝為！」

陸清獻不以取諸民者壽巡撫

平湖陸清獻公隴其令嘉定時，值蘇撫慕天顏生辰，眾皆獻納珍物惟恐不豐，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、履二雙，曰：「此非取諸民者，為公壽。」天顏笑卻之。卒以微罪劾罷其任。

施世綸面折託和諾

漕督施世綸有權術，尹京兆時，步軍統領託和諾行驕縱，轎前常擁八驕，施遇諸途，乃拱立道旁，長揖以俟。託驚駭，下轎問之。施忽厲聲曰：「國制非王公不設驕馬，吾以為諸王至此，拱立以俟，孰意汝也。」欲劾之，託謝，乃已。俗呼曰「施青天」。

阮應商駕馭猾吏

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，康熙中，官戶部郎，善駕馭猾吏，群為之悚息。其蒞任第一日，即以裘服逾制，撻從事二人。督治文案，惟令抱牘待判，不得出一語，故雲南一司，無不洗手奉令也。

高某抗議出婦女

蒙陽高某守信州，在康熙癸丑、甲寅間。時吳三桂、耿精忠為逆，信州瀕閩，信之婦女多為閩寇所掠，閩民之避亂山中者，其妻女亦多為信營所獲。平閩之後，兩地居民覓妻尋母者，日以千百計。時軍令例不許贖。高使各具供狀，開列姓名、籍貫及其妻母形貌、被擄之地址、現在之旗份，不數日而滿三大櫃，持赴軍門，語將軍曰：「此號泣而來者，皆不從賊之良民也。今其妻女咸在軍中，色且少者，堅不許贖，老且陋者，故勒高價。當死亡之餘，家業凌替，僅存一身耳，顧安所得金錢耶？令數千百失業之民日夜環城而泣，勢必至相聚為盜，將軍不速為之計，吾地方官也，法不敢隱，即據此報親王矣。」將軍揮手曰：「止，止，吾即從汝！」趣下令，軍中有留婦女一人者立斬。一時歡聲震地，獲團聚者數千家。復移文閩鎮，論以國法，而信民之婦女得發回千餘人。時閩中好事有為傳奇名《三春夢》者，備載其事。將軍名額楚。

藍理斬戈什哈

康熙癸亥初，鄭成功踞臺、澎，數侵擾漳、泉，為邊患，議大興師，命靖海將軍施琅征之。施名將，雅知人，聞藍理忠勇，奏署右營遊擊。部議持之，特旨報可，使領前隊先鋒。自是遂在廈門練水師。一日，有二卒出市新蔬，遇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，擒而

撻之，且痛詆及理。卒歸愬，理笑曰：「鬪毆，常事也。且問汝，勝耶負耶？」曰：「受撻耳。」理怒曰：「汝不能勝二戈什哈，何能殺賊！」命斬之。卒呼冤，曰：「某等以將軍故，讓之。請復與鬪，如不勝，願死。」乃縱之再鬪，反命曰：「大勝矣。」大喜，命二卒臥板扉上，刺雞血淋之，昇以往，見將軍，請發戈什哈二人付治。琅不可，理固請曰：「今用人之始，士卒不愛軀命，為將軍出死力，將軍宜一體撫恤之。戈什哈倚將軍勢，無故撻士卒，且大言辱罵某，損先鋒威重，搖軍心，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，恐軍中人人解體也。」琅不得已付之。理回營，具牒飛報將軍曰：「今日上吉，先鋒官啟行。」即詣海岸，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，轟巨礮，順風揚帆去。琅聞之不懌，既而曰：「虎將也。」

郭世隆毀淫祠

康熙時，漢軍郭尚書世隆督浙閩時，閩俗信鬼，多淫祠，黠者斂錢於民，輒數萬，檄州縣毀之。

徐立齋整理旗務

徐立齋相國少受知於世祖，即以天下自任。聖祖尤委任之，兩總內臺。凡事涉八旗者，同僚多咋舌，徐持之甚力。時方重窩逃之律，將軍馬哈達請令奴亡者得自勾攝，勿關有司。立齋執不可，曰：「是重擾民也。」滿大臣曰：「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。」立齋曰：「如此，則仍將軍為政。當令督撫會同將軍。」上以立齋言為是。

京師奸人多掠平民賣旗下，故逃者日眾。立齋請由地方正印官驗問，給印契為憑，否者坐之。八旗家人以投水、自經報部者，歲至千人，立齋請凡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，酌予處分。從之。

費武襄斬番僧

費武襄公揚古，勳業甚隆，平噶爾丹功第一，其膽識亦正不可及。嘗從聖祖之番僧寺，番僧中號為活佛者見上傲睨，不為禮，即揮刀斬之。上尤其魯莽，徐奏曰：「番僧雖貴，亦人臣也，豈可使無禮於君前，亂我國法。使有異術，臣抽刃時，應早令伽藍按捺，不延頸就戮矣。」扈從者爭服其言。自此，番僧見大皇帝彌益恭順。

何義門請削門生籍

長洲何焯，字義門，康熙時拔貢，賜舉人、進士，侍皇八子讀。時尚書徐乾學、祭酒翁叔元方號召海內新進，何亦及其門。會設太子講官，以湯斌、尹泰、鄂棻、舒淑、黃與堅任之。湯薦候補道耿介。適朝廷下詔求言，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，下九卿議。執政惶恐，與同列囚服待罪，湯宣言於殿廷曰：「董言雖妄，無死罪。大臣不言，小臣言之，吾輩當自省。」明珠入告，以湯當會議時，有「慚對漢臣」語，傳旨詰問。湯具疏引罪，耿亦以疾乞休。於是翁叔元受要人旨，與尹泰、舒淑、開音布並劾耿實無病，湯妄薦。舉朝多不平，何致書於翁，請削門生籍，士論快之。

某典史笞太監

聖祖南巡，鑾輅所經，督撫派員除道，左右為夾道，聽官民往來，御道居中，禁人行走。某典史巡視某處，聖駕未臨，有太監戴孔雀翎，彪彪然直馳御道。典史阻之，太監叱曰：「若何人斯，敢阻咱老子耶！」典史命拽下馬，械至官柵，坐堂執法。舊例，刑太監不褪下體衣。典史不知，直扯其袴，兩腿盡露，杖下噴血，監叩頭乞哀乃罷。督撫聞而讓之，典史曰：「天無二日，卑職典守御道，祇知有聖駕，不知所謂太監也。」督撫詣行在具奏，自請處分。上問典史何在，奏曰：「待罪宮門。」上曰：「其人有此膽量，不宜辱以典史。」召見，甚寵異之，以四品官用。

甘莊恪看管侍衛

奉新甘莊恪公汝來為涑水令，以其地多豪強，請於上官，得以柳木棒示威，皆戢服。畢里克者，侍衛之練鷹者也，率拜唐阿及其家丁數百至涑，涑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，爭愬之甘，畢等亦入縣堂責甘。甘大怒，揮令看管，置其家丁於獄。事聞，部議褫甘職，奪畢俸。特詔畢革職，復甘官。

任葵尊叱縛千金旦

任葵尊，名宏嘉，康熙中官御史，巡視北城，親王諸府、公侯第宅多在轄下，驕悍尤難治。任偶出，有錦衣駿馬者突其前，任呵叱之。從者曰：「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。」任大怒，身逐之，率隸卒奔抵王府，坐其門諱，必得旦乃已。王曰：「是申申者何也？」即出，敢若何！」旦出，任叱縛之，予杖四。王大恚，入奏，聖祖曰：「彼非凌汝，行者吾法。汝庇優，虧吾法。」王穀餼稽顙出。

任葵尊鞭馬三爺

馬三爺者，戚畹某之弟，登城私。任葵尊官御史，方巡城，執而鞭之，告其兄，兄面謝過。已而謀齟齬任，任廷發其姦，某矯辨，聖祖命掌其頰三，又聲九門提督罪，詔立斥罷。任嘗慨然流涕曰：「宏嘉之得保首領，天子賜也。」

湯文正面折明珠家奴

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時，相國明珠有家奴，言事多效，公卿震懼，所至，大府多郊迎，恂恂執弟子禮頗恭。過蘇，畏湯，不敢謁。自監司以下，朝夕候其門。湯聞，使召之。將命者用故事，以客禮請，從騎數。至轅門，顧謂左右：「主人出迎何遲也？」久之，辟大門傳呼，大驚，窘迫，脫斷輿服被之。入至階下，見湯南面坐，乃跪而聽命。湯曰：「汝主與吾同朝，聞汝來，故以酒食犒汝。」命門卒為主人。其人慚沮，即日去蘇。歸訴之明，謀致難於湯，而湯聲績甚著，上方向用。念在外無從得事端，會阿哥出閣讀書，乃上言湯某以理學為時所崇，輔教太子，非某不稱。上然之，遂以詹事徵入京。明珠私人余國柱，即以湯去蘇時士民攀援者塞道指為市名，並羅織減賦事為歸過君上，俱入告，而湯不知也。進講東宮，首《大學》財聚民散數則。畢講，阿哥入侍，上令舉所肄以聞。上曰：「此列國分疆時語，若海內統一，民散，將安之？試詢之。」湯具陳奏陳、隋土崩狀，且言一統而民散，禍更烈於分國時。上雖諒其忠，以有先入之言，眷遇非前日比矣。會議殺董漢臣，湯堅持不可，自是上滋不悅。迨湯薨數月，猶與諸大臣語曰：「吾遇湯某特厚，而怨訕不休，何也？」

拉卜敦忤明珠

滿洲拉總憲卜敦，董鄂氏，有勇力，能彎石弓左右射。善詩文，頃刻數篇，外國語無不通悉。性剛直，立朝不苟。嘗忤明珠，戍西藏，藏人叛，殉難。

項學仙請移賄充賑

項學仙，康熙時人。負膂力，工鏢，嘗游秦、晉、燕、趙間，強暴聞其名，不敢犯。嗣陝督以千金聘至，厚遇之，隸標下。一日，出黃金五千，白銀三萬，命獻明珠。學仙因叩首曰：「今陝、甘、兩廣之地，天災流行，餓莩載道，明公盍以此賑饑，民將全活無算。小人不敏，不慣為人作暮夜求也。」督怒，繫之獄。及明敗，督亦去位，始釋歸。爰杜門不出，以歧黃術自給。門臨河，葺藻掩映之，嘗以箸取魚，烹以佐酒。妻豔而勇，能撲人於數丈外，濟南道上，曾佐其夫敗劇盜百餘人。

康績斥允禩

康熙戊戌，固山貝子允禩以撫遠大將軍督西陲邊事。會歲饑，武弁康績方運糧至半道，績以所運賑之，軍法當斬。允禩重其義，乃疏言云：「績法宜死而心宜生。」聖祖赦之。其後，績參機宜事，時有匡正，有不當者，輒面斥之。每遇允禩宴會，輒勸其止飲，允禩改容謝之。

鄂文端拒見皇子

鄂文端任內務府司員時，世宗在藩邸，因事召之，鄂曰：「皇子宜毓德春華，不可交結外臣。」上心善其言。及即位，首召之，戚友以前事為之憂。及入對，即諭曰：「汝以郎官之微，而敢上拒皇子，守法甚堅，為大臣，必不受請託。」立授江蘇布政使。不年，登首揆。

趙恭毅重懲徐采

康熙季年，優人徐采給事藩邸，嗾傭者殺人，事下九卿。議者欲脫采，以傭抵。武進趙恭毅公申喬風以廉直著，獨據刑部讞，論采主使，坐絞。已而采竟減死戍邊。及世宗即位，仍逮采於邊，論如律，下詔褒趙。

趙恭毅不為王屈法

武進趙恭毅任司寇時，廉邸有伶殺人，諷趙出其罪，謝曰：「天子之法，不能為王屈也。」

顧琮剛亦不吐

顧琮，太師顧八代孫也。風骨挺勁，在滿洲大臣中，與徐元夢並稱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前徐後顧，剛亦不吐。」世宗初年，設會考府，顧為主事，杖某王府吏。王初不悅，後奇之。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，無所撓挫。有文覺禪師者，出都，聲勢烜赫，騎從如雲，道出袁浦，充、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。顧方與前總漕魏廷珍相交替，皆若弗聞也者。

孫詔成杖官監

武威孫方伯詔成，康熙壬辰進士，選庶吉士。雍正初年，解館，改知直隸某縣。會世宗有事先陵，蹕經其邑，大雪，積行宮門外數寸。故事，宮門內外糞除之役，官監司之。時官監有所索，未之允也，輒呼縣官來掃雪。孫擁篲以前，謂官監曰：「縣官為天子掃雪，豈辱事耶！」偃偻掃雪不已。官監怒，將群集而毆之。於是引其魁以出，飭阜隸縛而加杖。時上官皆候宮門外，聞之震慄，遂以其實上陳，且請罪。世宗覽奏，欣然曰：「此知縣好大膽。太監滋事不可赦，著交所司治罪。」召見，慰勉者再。未幾，擢守寧波，旋遷寧紹台道，轉兩浙鹽運使。

余甸為直臣

康熙間，以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，諸暨楊觀察三炯而外，惟福清余少京兆甸。余初試江津令，西事起，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。年羹堯撫四川，加正賦，通私茶，猶不足以奉戰士，多額外急征，檄再三至，余不應。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，自朝至日晡，不出。使者譁，乃開門坐正堂，命反接。眾不敢動，余怒，乃共推曳，伏之地，投六籤，丞簿皆曲踣為請。須臾，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，耆老數□升堂，以身蔽使者，告哀曰：「公何難棄官，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。望哀赤子無依，寬使者法。」久之，乃命釋縛羈候。越日，使者索原文，斥之曰：「還報大人，我無子，閉門待劾，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。」旬日，聲震京師。羹堯曰：「此民所戴也，劾之傷眾心。」

會行取入京，為吏部主事。掌選二年，權要富人之求速化者，多為所格，長官亦陰患其戇，乃力求退。嗣被薦，起為充濟道。士民聞其至，訟獄者爭赴焉。河督齊蘇勒旋以工事劾之，士民相隨聽勸者數千人。齊巡工，至余所部，父老爭結綵炷香，稽首於舫前，請登岸受萬民瞻拜，擁肩輿至廣原，升高座，聚者萬餘人，四面環拜，投香於地，高如邱陵，咸呼曰：「還我余公，吾民萬世尸祝。」齊大驚，許拜疏，眾乃散。世宗聞之，立召入，退語政府曰：「吾又得一直臣矣。」

沈端恪侃侃持正議

沈端恪公近思初為文選郎，尚書隆科多最專斷，曹司莫敢仰視，端恪獨侃侃持正議。一日，畫諾，尚書曰「可」，端恪曰「不可」。尚書怒，端恪持之益力。良久，尚書忽曰：「沈選君，諍友也。」改而從之。且曰：「僚友當如此矣。」人告世宗，擢太僕寺卿，仍領選司，自此得大用。

徐時伯抗李衛

徐時伯，建寧人，雍正壬子令邢臺。時李衛以苛刻稱，而時伯獨能持大體，疏文法，李深惡之。有細民韓德者，以符水治病有驗，人多信之。母死，葬西山，送者甚眾。武弁某素喜事，以邪教聚眾密白李，李令郡守調兵急捕之。守以告時伯，時伯曰：「西山民頗謹愿，可力保無他，請單騎驗之。」守曰：「李公意嚴切，其事果實，君一身能任其咎乎？」時伯對曰：「果爾，願以親屬百口同坐。」守領之。遂往毀其墓廬，以德歸，白李，予杖責而已。未幾，他縣民以被誣邪教而逮相牽入獄者三百餘人，多自斃，守歎曰：「吾今乃知民命之懸於令也。微徐令，西山之民殆矣。」

其後調清苑。甫至，會大水，放賑，而常平倉粟半朽腐。李欲派令各縣攤補，時伯力言不可。李怒甚，時伯謝曰：「公意與民意均重，然二者相衡，某寧逆公意，不敢逆民意也。」李厲聲訶之，時伯不為動，徐起趨出，時左右聞者皆股栗。李色變，目上視，語良久，顧兩司曰：「是人乃敢忤我，殊有膽，吾今姑恕之。」翌日，召之入，謂曰：「子言良是，行別籌之。」時伯不言謝也。人皆笑其迂。尋以乞養歸，民攀輿送者，至流涕，而邢臺人思之為尤至。

方靈臯折王相

方靈臯名苞，受世宗知，以罪僇而致卿貳。性剛戇，遇事輒爭。嘗與履恭王同判禮部事，王有所過當，拂袖爭之。王曰：「禿老子，若敢爾！」方曰：「王言有馬勃味。」王怒，入奏，上兩罷之。往謁相國查郎阿，其僕恃勢不即稟，大怒，以杖叩其頭，血涔涔下。僕狂奔告，查迎見，方云：「公為天子輔臣，宜以謙沖恭敬待下僚，安可縱豪僕以忤天子之卿貳！公誤多矣。」佛然欲去，查長揖謝之，乃已。後復至查邸，其僕望之即走，曰：「舞杖老翁又來矣。」

李紱崛強到底

李紱，字穆堂，臨川人。生有異稟，讀書日二□冊。由編修超五階為庶子。世宗在潛邸即知其名，及即位，授廣西巡撫。當是時，廟堂痛懲朋黨之習，尚書蔡珽適獲戾，李面保，忌者因目為死黨。而河南巡撫田文鏡者，由縣丞至巡撫，察察為明，聖眷隆甚，嚴吏治，一劾輒數□員。雍正間，李以直隸總督入覲，過豫，一揖未了，即厲聲問田曰：「公身任封疆，有心蹂踐讀書人，何耶？」田立以李語入奏。李入，亦首劾田負國殃民，又連疏糾劾。會御史謝濟世亦劾田，世宗以濟世所言與李奏一一脗合，明是結黨傾陷，宜嚴懲。於是內外諸臣，以全力排李，必欲死之。上知其才，又惡其倔強到底，欲摧折而用之。兩次決囚，縛李西市，刀加頸，問：「此時知田文鏡好否？」李奏：「臣愚，雖死不知文鏡好處。」乃宣旨赦還。

魏定國抗將軍

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應城縣時，善決獄，鄰縣訟者咸赴愬，上官亦知之。雲夢孝感民為有司所虐，閉城罷市，大吏親臨不得入，檄魏往。民望見銜牌，謹曰：「魏青天至矣。」皆羅拜，旋解散。嗣守杭州，豁浮糧，屏盜賊，戢旗兵，民感戴如在楚時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，或言叔琳弟叔璫為御史，巡臺灣，過杭擾民，民罷市，世宗命將軍、督撫會訊。訊日，觀者如堵牆。叔璫囚服噤不語，將軍呼三木脅之。魏率錢塘令上階，抗聲曰：「府隸司地方，地方罷市，府縣不知，請先劾府縣。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，辱將軍一問，有無立剖，安用刑為！」將軍目外望，諸百姓匍伏，同聲應曰：「如府君言。」叔璫遂得釋。後以陳臬畿輔，拷人致死，謫戍黑龍江。乾隆丙辰，與楊名時、魏廷珍同召見，出撫安徽，入貳吏部，終其身，世稱「魏青天」。

高宗不喜朋黨

高宗初年，鄂文端、張文和二相國秉政，嗜好不齊，門下士漸分門戶，上屢降明諭，引世宗《朋黨論》戒之。內閣學士胡中藻為鄂得意士，以張黨為寇仇，多譏刺，上正其罪，誅之。

全謝山碎木主

鄭縣有名宦鄉賢祠，明降臣張軍門杰、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，當時不知何人所謬為陳請者也。全謝山年□四，補諸生，初入學，例往謁，見二木主，大怒曰：「此反覆賣主之亂賊，奈何污宮牆也！」亟掣取，捶碎之，投之泮池。

魯亮儕保全中牟令

魯之裕，字亮儕，奇男子也，雍正間官清河道。時田文鏡督豫嚴，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，無游目視者。魯效力麾下。一日，命摘中牟李令印，即攝中牟。魯為微行，大布之衣，草冠，驅驢入境。父老數百，扶而道苦之，再拜問訊曰：「聞有魯公來代吾

令，客在開封，知否？」魯謾曰：「若問云何？」曰：「吾令賢，不忍其去故也。」又數里，見儒衣冠者，簇簇然謀曰：「好官去，可惜。伺魯公來，盍訴之。」或搖手曰：「咄，田督有令，雖魯公，奚能為！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，寧肯捨己從人耶？」魯心敬之而無言。至縣，見李貌溫溫奇雅，揖魯人，曰：「印待公久矣。」魯拱手曰：「觀公狀貌被服，非豪縱者，且賢稱噪於士民，甫下車而庫虧，何耶？」李曰：「某，滇南萬里外人也。別母遊京師□年，得中牟，借俸迎母，母至被劾，命也。」言未畢，泣。魯曰：「吾喝甚，具湯浴我。」徑詣別室，且浴且思，意不能無動。良久，擊盆水誓曰：「依人而行者，非夫也。」具衣冠辭李。李大驚，曰：「公何之？」曰：「之省。」與之印，不受，強之曰：「毋累公。」魯擲印鏗然，厲聲曰：「君非知魯亮儕者。」竟怒馬馳去，合邑士民焚香送之。至省，先謁兩司，告之故，皆曰：「汝病喪心耶？以若所為，他督撫猶不可，況田公耶！」明早詣轅，則兩司先在。名紙未投，令轅傳呼魯令人。田南向坐，面鐵色，盛氣迎之。旁列司道及文武□餘人，睨魯曰：「汝不理縣事而來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有所啟。」曰：「印何在？」曰：「在中牟。」曰：「交何人？」曰：「李令。」田乾笑，顧左右曰：「天下摘印者，寧有是耶？」皆曰：「無之。」兩司起立，謝曰：「某等教救亡素，致有狂悖之員，請公並劾。魯付某等，嚴訊朋黨之弊，以懲餘官。」魯免冠前，叩首大言曰：「固也，待裕言之。裕一寒士，以求官故，來河南，得官中牟，喜甚，恨不連夜排衙視事。不意入境時，李令之民心如是，士心如是，見其人，知虧帑故又則是。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，裕沽名譽，空手歸，裕之罪也；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，裕歸陳明，請公意旨，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，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。公若以為無可哀憐，則裕再往取印未遲。不然，公轅外官數□，皆求印不得者也，裕何人，敢逆公意耶！」田默然。兩司目之退，魯不謝，走出。至屋簷外，田變色下階呼曰：「來！」魯入跪。又招曰：「前！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，歎曰：「奇男子，此冠宜汝戴也。非汝，吾幾誤劾賢員。但疏去矣，奈何？」魯曰：「幾日？」曰：「五日，快馬不能追也。」魯曰：「公有恩，裕能追之。裕少時，能日行三百里，公果欲追疏，請賜契箭一枝以為信。」田許之，遂行，五日而疏還。中牟令竟無恙。以此魯名聞天下。

先是，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，與三藩要盟。亮儕年七歲，為質子於吳。吳王坐朝，亮儕衣黃袂衫，戴貂蟬，侍側，年少豪甚。讀書畢，日與吳帳下健兒學贏越勾擲塗賭跳之法，故武藝尤絕人。

劉文正主試持平

劉文正公累主會試及順天鄉試，門下賓友往往以暗中被擯，人無怨言。所得士，雖已列仕版，多不識面。

蔣因培面折巡漕御史

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，多惠政。會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張。勢張甚，所過咸趨承惟謹。抵汶上，蔣方詣行館報謁，及門，聞話厲，廉知橫行狀，便止屏外，揚聲慷慨而言曰：「公奉天子命來，因公過境，凡適館具餐，所應儲峙，有司為東道主，何敢怠忽。今乃縱斯養無狀乃爾乎，是藐功令也。因培亦朝廷命官，藐功令者，而顧覲顏奉之，非夫也。」遽令撤所張燈及供膳，拂衣徑歸。御史遂中夜蒼黃去。後事發，以賄賂牽連者數輩。東撫以蔣事上聞，奉硃批：「此人可嘉之至。」

熊會琮不懼長官

高宗之南巡也，黃文襄公廷桂任江督，方厲威重，供張悉咄嗟取辦，屬吏惕息，無有敢少忤其意者。時丹徒令為潛山熊會琮，開闢御道，不忍壞人冢墓，遷繞里許。文襄大怒，謂踰路所經，不由直道，是大不敬，弗急改，必誅。熊對曰：「豈駕前有人持指南針，由京師直至丹徒，不一轉彎耶？且上非秦始皇，如聞江南有發冢暴骸事，必赫然震怒，罪將在公而不在某。幸而上不知，公獨無惻隱心乎？」道府咸駭，引其袂使謝，熊不肯，且大言曰：「參官已耳，能殺我耶？」文襄無如何，道卒不改。

蘇臬司某好微行訪察，一日，密檄逮丹徒大猾某解省。熊使人拘之至，則農家愿怒人也，立縱之去，以實上稟。未幾，以事赴蘇，臬司怒曰：「君識其為善人而遣之，我乃不能識人耶？」熊曰：「由縣解司，其間有胥吏之層層需索，公即有臬陶之明，訊而釋之，其家已破，誣者之計得矣。」臬司瞿然。

熊後以治績擢至知府，嘗曰：「長官亦人耳，何必懼！有患得患失心，則面少人色，將順不暇，居官之治忽，可想見矣。」

張若瀛杖太監

高宗幸灤陽，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，時熱河巡檢張若瀛者，桐城相國文和公族子也，撫以善言，太監愈咆哮，若瀛乃呼役縛之，立加大杖。直督方恪敏公聞之，大驚曰：「張某瘋矣！」亟上章劾奏。上察其情，謂侍臣曰：「非太監恣行不法，若瀛安敢爾！其人殊有家風，朕甚嘉之。」因降特旨，令越七階擢同知，而太監遭戍矣。

某吏目杖太監

乾隆時，高宗駕幸通州，有內監數人至州署索供張，知州與辯，內監勢張甚，批其頰，知州遁。吏目乃叱役痛予杖，監訴於上。翼日，召見吏目，嘉其官卑能執法。適有知縣缺出，即以吏目補授，諭曰：「汝作知縣，可始終強項以庇百姓，勿為上官屈也。」

李漱芳捕樂大

李侍御漱芳，四川人。巡視中城，有傅文忠公家奴樂大恃勢招無賴肆行市衢，無過問者，李慨然曰：「傅相以忠謹傳家，故能保。大，家奴也，遊蕩非傅相所知，關係甚鉅，不可使貽累椒房也。」乃捕大，審得實，立登白簡。高宗大悅，戍大，傅罰鍰，擢李為給事中。

衛哲貽直陳阿思哈

衛司空哲貽歷任封疆，以廉能著。撫粵西時，謝侍御濟世子犯法，衛鍛鍊其子，因波及侍御。袁簡齋曾作書規之，劉文清公亦言其「官每高一階，而其品乃下一級」，蓋亦不能自守之士也。然其召對時，高宗問近日封疆大吏臧否，衛自謝無狀。上言：「姑置汝勿論，孰最劣？」衛對曰：「惟江西巡撫阿思哈耳。」時阿寵眷最渥，而衛敢撻之，亦難能也。

佟伊勤慎嚴待侍衛

襄毅伯佟伊勤慎，乾隆中，任領侍衛內大臣。典宿禁近數□年，馭下嚴肅，每早朝，必正襟坐中左門，入直侍衛，按簿呼唱，朝服佩刀率以入，遲者令自負襖被出，以辱之。景運、隆宗二禁門，非奏事待旨及宣召，雖王公大臣不許私人。當時禁籞嚴，部曹有終身不識乾清門者。後日漸廢弛，至曠班累日不至，夏日宜宿，長衫羽扇，誼譁嘻笑，至圓明園諸宮門有竟日袒裼酣臥者。有人告當事，當事者笑曰：「使裸者俱在，已幸，君何苛責哉！」

陳昌齊答德壯果之言

海康陳賓臣觀察昌齊，任溫處道，值德壯果公以一等侯閱視閩浙營伍，下令於各海岸設兵巡邏，不許一人下海，屬吏莫敢置對。陳曰：「沿海居民多捕魚為業，若禁其下海，則數萬漁戶無以為生，激變之咎，誰當任之？」德默然久之，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

羅慎齋惡袁簡齋

湘潭羅慎齋少卿典，致仕後，主講嶽麓書院，以程朱學誨人，造次必於禮法。諸生心嚮之，而苦其拘。時袁簡齋過湘，聞羅名，訪之，羅薄其為人，拒不見。袁去，羅命僕擔水洗門前階石，僕怪之，曰：「勿使穢跡污吾地也。」

張亨甫責曾賓谷

建寧張亨甫，名際亮，嘗游京師。時曾賓谷使煥，方以名輩顯宦居京師，羅致知名士，士日獲其贈遺，諂之甚。一日曾食瓜子，殼黏其鬚，有門下士起而拂之，亨甫斜視大笑。翼日，寓書於曾，責其不能教導後進，徒以勢利奔走寒士，門下士復不知自愛，廉恥俱喪，負天下望。曾大怒，毀之，由是得狂名。

張慨當世之好士，曾不如其好色之真也，取一時名優為傳，曰《金臺殘淚記》。自序云：「自獲麟隕涕而後，天下有二淚焉。」

一賈生之哭，國事也；一阮籍之哭，窮途也。」又嘗謂九□九峰散吏曰：「吾記金臺，匪記也，後世必有淚余之淚者。」

王文端不許其子應試

王文端公杰與和坤同朝，和而介。其子某工文藝，善書，恆為父代筆。高宗知之，以問王，輒以不才對。每屆秋闈，先期謂眾曰：「誰薦中吾子者，吾即劾之。」子無奈，回陝，欲應本省鄉試。時陝撫某，門下士也，亟致信，亦以是屬之。收卷時，中丞視其文可中，乃袖置己室，不發謄錄。蓋其子豪於飲，故不令仕，且懼其不免為和所陷也。

錢梅谿阻畢秋帆壽和坤

畢秋帆沅督兩湖時，值和坤年四□，自宰相以下皆有幣帛賀之。秋帆賦詩□首，並檢書畫、銅瓷數物為壽。時錢梅谿泳在畢幕中，語之曰：「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？」秋帆乃大悟。

管韞山折和坤

武進管韞山侍御，名世銘，以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，受知於阿文成。時和坤任樞密，赫奕冠一時，管時持正論折之。和屢欲中以危法，賴文成保全之。管既傳補御史，文成慮其以言賈禍，乃面奏：「軍機章京唯管世銘一人諳練故事，下筆敏捷，世銘去，無繼之者，請以御史仍留軍機處行走。」故事，軍機傳補御史，即退出直廬，若留，則不得上疏奏事也。管未引見時，已草疏數千言，備論和奸狀。引見歸，急繕摺，將於明日上之，而仍留軍機處之命已下矣，管大失望。泊入直，謁文成，猶佯傑不平，文成慰之曰：「報稱有日，胡亟亟以言自顯乎！且和相得君專，一疏不足以仆之，則適以取禍，無補於國事也。留有用之身，圖異日之報，不亦可乎？」管乃稍稍自晦。及文成薨，管旋亦下世，距和之敗數月而已。

武虛谷杖和坤差役

武虛谷，名億，河南偃師人。任山東德平縣令，有政聲。乾隆甲午秋，壽張王倫倡亂，為舒文襄公撲滅。或傳倫實未死，潛匿他方。庚戌，山西人董二告倫匿山西某縣，和坤希封賞，授意於覺羅牧菴相國長麟，令偵緝。牧菴以虛妄對，和艱然，乃密簽役往山東緝訪。至德平，役恃和勢，作威福。武擒至署，取視捕役簽票，惟書二公差名，而同行者乃□五人。武責之，役抗橫無禮，武怒，以大杖責數□。役歸，告和，和怒曰：「縣令乃敢杖吾胥役！」授意山東巡撫，劾罷武職。武歸裝惟書數□籠而已。嘉慶己未，有游武者，仁宗命復其職，而武已先卒矣。

謝香泉燒和坤車

湘鄉謝香泉任台諫時，以直聲著。時和坤用事，權儀甚張，恆思有以折之。先是，坤有寵奴，常乘坤車出，人避之，莫敢詰。一日，謝巡城，適遇諸途，怒，命卒曳下笞之。奴曰：「汝敢笞我！我乘我主車，汝敢笞我！」謝益怒，痛笞奴，遂燒其車，曰：「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！」九衢中人聚觀，歡呼曰：「此真好御史矣。」和恨之，假他事削其藉以歸。

謝文章名一時，喜山水，乃遍游江浙，所至人士爭奉筇履迎，飲酒賦詩，名益高，人皆傳稱之曰「燒車謝御史」。和伏誅，復官部郎以卒。道光癸巳，河南裕州知州謝興堯以卓異薦入都，興堯，御史之子，由翰林改官者也。引見時，唱陳名實畢，宣宗問曰：「汝湖南人，作京語，何也？」堯對言：「臣父謝振定，歷官翰林、御史，臣生長京師。」宣宗悟曰：「爾乃燒和坤車謝御史之子耶？」因褒勉之。明日，宣宗語閣臣：「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，心壯之，昨見其子來，甚喜。」未幾，命擢興堯敘州府知府。

和孝固倫公主折豐紳殷德

高宗幼主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坤子豐紳殷德，豐挾父勢，頗驕縱，公主從容語之曰：「若翁受皇父厚寵，不圖報稱，惟以納賄聞，象有齒以亡其身，期正不遠，若顧挾之以驕縱，何耶？」豐聞之，色沮者良久。後和籍沒，豐繼殂，公主持家政者□餘年，內外嚴肅，賴以小康。道光癸未秋，薨，宣宗曾親臨奠醊焉。

李世傑卻福文襄檄

黔西李恭勤公世傑督兩江，值福文襄王征臺灣，檄調督撫府庫餉銀，李力持不與，曰：「此朝廷府庫，不見部文徵撥，誓不敢發。」福無如何。

嚴士鉉擒治總督廉從

丹徒嚴廉訪士鉉令四川華陽時，甫蒞任，西藏廓爾喀兵事起。福文襄為大將軍，征之，軍符絡繹於道，自成都至打箭爐，皆設軍需局。嚴言於布政使英善曰：「大兵大役，聖人所以綏遠人，靖邊陲，內地民人尤宜愛護。兵部勘合頒行在案，凡有為百姓撻節者，所以仰體皇仁，有藉端需索徵求無厭者，必痛懲之。」會總督和琳廉從入局，苛索夫馬酒食，勢張甚，廉訪立擒治，申請遞解回籍，眾為之肅。

潼川商納賄為道，而負鹽課。鹽道林雋為之調停，其人抗不服。大府以委廉訪，申其罪，請褫革，加桎梏焉。別籤商人如原議。

學政以門聯示意

陸耳山督學福建，榜其門曰：「爾無文字休言命，我有兒孫要讀書。」彭芝楣督學江南，榜其門曰：「一卷不閱，兩目即枯。」竇東皋督學浙江，榜其門曰：「文章千古留其是，夙夜一心惟不欺。」朱石君督學浙江，榜其門曰：「鐵面無情，凡涉科場，戚誼年家須諒我；鏡心普照，但憑文字，平奇濃淡不冤渠。」吳棣堂督學浙江，大門榜曰：「畏簡書尤畏人言，常以懷刑盟夙夜；正文風先正士習，每將知恥勗膠庠。」

洪亮吉斥董誥

富陽董蔗林相國誥，長子淇以蔭官戶部郎，中年夭折，相國悲咤。一日，偶謂門下士曰：「予自問生平無罪，西河之痛，天何罰之酷耶？」眾或引孔子伯魚、釋迦摩侯羅為況者，相國愈不釋。時洪稚存編修在座，最慧，率爾對曰：「師何無罪？師秉國鈞，上之宜法臯、夔、伊、傅，次之亦當效房、杜、范、韓，乃庸庸祇祇，徒效孔光、石慶之所為，不能造福，即有餘殃，慎無以無罪自蒙也。」相國惘然久之。後分發擊籤一案，議窮治應訊者數□員。相國方掌吏部，力言於朝，謂若等微員下士，來自田間，不識忌諱，或以笠屐所經，熟其風土，或有葭葦所托，資其饜殮，與指名鬻缺者大異，請恕其既往，禁其將來。此案乃治吏而不及官，得全者甚眾。

黃秋平與孔府講禮

阮文達公元，與衍聖公有姻婭，衍聖公囑代延塾師，即薦黃秋平往。開館講書，從學者皆坐而聽講。秋平曰：「爾孔府，天下古今乃第一講禮人家，其學規竟如此耶？依禮，我則留；不依禮，我自去耳。」

王儕嶠揭錢俊

王儕嶠，名蘇，居諫垣，有直聲。出守洛陽，不趨勢要，上司畏其鋒稜。錢楷時為方伯，其族弟俊以資授道員，恃兄勢，頗豪縱。王察其辦物料有虧缺，乃直揭藩司，稟中有「深知錢道為上臺族人，然夙信大人之清正，必不以葭草故致誤國事也」。錢大驚，准其揭治俊如法。後告人曰：「是日讀稟時，余手自顫搖，不知作何批示方好也。」

龔鑑杖僧

錢塘龔明水大令鑑，知甘泉。僧明慧者，曾與內廷法會，干謁遍大江南北。一日，以書幣關白於龔，龔杖其使而遣之。總督歎曰：「強項令乃如是耶！」事聞，上召明慧至，錮之於京師。

馬伯樂繫總督家人

馬星房，名伯樂，以嘉慶辛未庶常改浙江歸安知縣，政聲卓著，巡撫帥承瀛極重之。值總督慶保過境，家人焚索無已，不容請

謁，馬命丁役攜鐵索從之登舟，阻者力繫。慶聞之，延納謝過。馬知其必不容也，遽攜印見帥，乞病。帥迎而笑曰：「若懼制府不容乎？吾不能為百姓留好官，何以對百姓？若自勉為好官可耳。」馬回縣，未逾月，慶改伊犁將軍矣，蓋帥有密疏劾之也。已而帥以病告，德清徐蔡氏獄起，馬以原檢官遣戍。值叛回張格爾之役，將軍長齡、參贊楊遇春皆夙重其名，要治軍書，與謀機密。奏捷論功，專摺開復。及引見，竟以五品頂戴休致。

陸泌遷伺逆書

陸侍御泌，錢塘人，頗骨鯁。嘉慶癸酉林清之變，太監楊進忠為某貝勒袒庇，已漏網，陸不平，曰：「闈寺本無威權，赫赫天潢，反與交結，如不舉發，奚用御史為！」乃遣吏遷伺，卒得其逆書，劾之。仁宗歎賞，立擢之為四品京堂。其黨銜之次骨，然卒未能中傷也。

桂芳責某相

覺羅桂芳，字香東。官戶部侍郎時，值某為相，政苟且，桂面責之曰：「不意宗臣中乃有如公者，直污巖腰帶矣！」蓋宗室得腰繫黃帶，覺羅得腰繫紅帶，俗有黃帶子、紅帶子之稱也。某恨之次骨，亦無如何。嘉慶癸酉林清之變，桂擬奏稿數條示董相國誥，董曰：「公言雖是，恐不合上意。」桂正色曰：「此何等時，尚以迎合為言耶！」董謝之。奏上，上皆嘉納。甲戌春，命往粵西審辦成林案，病於武昌寓所，未數日，暴卒。

鄒曉屏爭銓選事

無錫鄒曉屏家宰，立朝不苟，嘗與胡圖理爭銓選事，直言侃侃，莫能奪，卒以見謫。一日，禮親王遇之於九松山古寺中，鄒歷言胡變法，曰：「吾年已及衰，尚戀戀此位何為！當以去就爭之，不可使朝廷之法自我壞也。」仁宗亦重其品，誕日，賜內府梨園部曲以榮之。

祁文恪駁報銷案

山西祁文恪公性方嚴，管工部時，於各省報銷之稍與例案出入者，必駁斥，雖左右堂為之言，不稍遷就。

楊遇春家法嚴正

楊遇春有子曰國楨，少倜儻，豪飲不羈。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，遇春方提督固原，兄國佐亦以守備引見，並予假省親。國楨至，轅者以遇春命止之，不許入。國佐入，為跪請，久乃召而庭數之，國楨免冠謝。遇春曰：「吾起家武舉，上拔擢至此，恩遇無比，常恐老不知所報，始我期汝云何，而忘之也？」命予杖。文武官吏為叩頭乞免，不許，已皆大駭服。道光初，國楨擢雲南鹽法道，未上，遷按察使，陸辭，宣宗諭曰：「好為之。有如不稱，當語而父知之耳。」蓋當是時，上亦知遇春之家法也。

王東槐答王府車夫

道光時，王東槐任巡城御史，遇王府木器車橫行中路，途為之塞，特拘車夫答之。

高叟斥牛鑑

甘肅牛制府鑑，少時家甚貧，徒步走千餘里，至西安，肄業關中書院，無以給饗殖資，常寄食於院中之廚役高叟家。高偉其氣宇，知必大用，不責償也。及牛通籍，報以千金。道光中，督兩江，高猶健在，年逾七旬矣，家亦小康，因往訪牛，牛留之署中。己亥，鴉片戰事起，牛附和奕山、伊里布等，力主和議，陷陳忠愍公化成、裕靖節公謙於死。高大憤，馳書告其子，舉家中產業，凡以牛贈金營運所殖者，悉斥賣之，匯其銀至江南，計逾二千金，乃持以謁牛曰：「牛先生，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，以子英偉，將來為名臣耳，豈望報乎？今子乃誤國至此，吾義不受子之惠，請以昔者所贈及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。吾仍為廚役，不慮餓死也。」牛亟起謝，高竟拂衣去，貸於鄉人而歸。

何允彪拒青衣麗姝

蕭山何允彪中丞暄，道光中葉任雲南巡撫。為諸生時，嘗假館杭州山村小庵中，四顧荒寂，眾數相驚以走，何居之坦然。忽夜聞叩門聲，則一青衣麗姝，冉冉入，咄之，對曰：「夫久出，今忽得書，不識字，請先生為我誦之。」何擲不閱，曰：「村中豈無識字人，何必乘夜求我！爾可來，則可去，毋稍延。」婦慚而出。

黃輔辰持正不阿

貴筑黃觀察輔辰官吏部考功郎時，遇事侃侃，持正不阿，屢忤尚書恩桂，又與張侍郎爭易州牧貪墨事，抗議再三。同官或日之曰「硬黃」，鐫二字於石以贈之。黃少奇困，嘗屑和麥麩為粥，又不給，則就鄰生擷園中挑實生啖之，意充然，不廢學。

王茂蔭不阿肅順

歙縣王子懷，名茂蔭。咸豐初，為御史，抗疏直言，於國家大計多所建白。未幾，洊升戶部侍郎，遇事力持正論，朝貴為之斂跡。時肅順柄國，頗忌憚之，遣客通殷勤。王意頗動，訂於某日偕謁。客待於外堂，車駕矣，衣冠而出，過廳事東偏，有巨鏡，忽對鏡立，瞻顧一周，拈鬚自語曰：「焉有堂堂王子懷，而為權臣屈節者乎！」遽謝客。客還報，肅甚，將謀所以中傷之，乃引疾歸。比穆宗立，優詔起用，有「直言敢諫、志慮忠純」之獎，遂復出。時京師粥廠以辦理不善，澤不下逮，奏請擴張整頓，風清弊絕，飢民多感頌焉。晚年，奉命查案山西，所挈隨員有得賄者，為所欺，覆奏失實，清望稍減。其所居在京師宣武門城南，即歙館。歙人言及王，恆指鏡以相告語也。

王茂蔭折瑞常

咸豐戊午京察，時大學士瑞常筦兵部，涇縣王茂蔭為左侍郎。及過堂，瑞舉一等諸員姓名，語尚侍，王起，正色曰：「某某特善奔走，非真能辦事者。若某某，皆勤於職事，為守兼優，應以一等與之。」瑞佛然曰：「如君言，乃非我所知，請君為我定之。」即以筆授王。王曰：「誠然。中堂事多，不常至署，茂蔭終歲在部，察諸司勤惰較詳，敬當為中堂定之。」徑取筆標識，促其畫諾，付胥繕摺具奏。瑞大不平，然竟無如何也。

石贊清之對英人

石襄臣少寇贊清，貴州人。先是，知天津府數年，勤以敷政，嚴以持躬，吏儻其威，民懷其惠。咸豐戊午，英人犯天津，直督某走。太守以巨甕貯水，寘堂階，曰：「英人入齋，則吾與妻死此。」未幾，相國桂良與議和，英人去。庚申，英法聯軍入天津，督部以次，皆橫被侮辱。英將卒分駐官廨，贊清堅持不為動，英人揮令去，曰：「斷吾頭，可，衙署不讓也。」英人詫而聽之。一日，英軍以五百人持兵入署，扶贊清坐肩輿，導入英館，曰：「非敢相難，聞有兵欲燒吾船，姑假君為鎮耳。」贊清憤不食。僅數日，民情洶洶，重失贊清，將與英人併命。英人懼，命之去，贊清不可，曰：「吾如何來，當如何歸耳。」英人復命五百人前導，具肩輿送之，則豎其將指稱之曰：「真好官也。」英人踞天津數月，贊清迄未離府署。事聞，不次遷擢，官至刑部左侍郎。

長姑論時局

京師鑲紅旗驍騎校額明德有女曰長姑，幼穎慧。嘗從叔氏讀，通書史大義。額老而無子，家赤貧，恃其針黹以為養，暇則教鄰童以識字，藉博微資，佐菽水。咸豐己未，內廷選秀女，名在籍中，聞報，抱父母慟哭，念父母老無依，欲奉以遁者數。既不克脫，屆期，隨眾往，候駕坤寧宮門外。眾女俟駕久，疲不能耐，相向泣。監者叱之曰：「駕且至，敢若此，不畏笞耶？」長姑厲聲曰：「果當選，即終身幽閉，不復見其親，生離死別，爭此晷刻，安得不泣！且粵寇今陷金陵，天子不求將帥之臣，汲汲謀戰守，乃猶強擢人女，以縱己一日之欲，行見寇氛迫宮闕，九廟不血食也。吾死且不畏，況鞭乎！」監者亟掩其口，而御輦至矣。因縛其手，牽詣駕前，抑之跪。文宗先已微聞其言，至是，笑問其故。長姑仍奏如前。上默然久之，揮使出，曰：「汝不願應選，可自去。」當上之初出也，人人自危，以為天威不可測。及聞長姑慷慨數言，而上不怒，無不頌上之寬仁，服長姑之膽識。長姑以是蜚

聲於時，湘潭王闈運為作《今烈女傳》以寵之。後某侍郎子慕其名，禮聘焉。既嫁，不得於小姑，年未三□，鬱鬱卒。

胡文忠不庇族戚

胡文忠公林翼律己甚嚴，於宗族戚黨，不稍假借。在黃州時，族人某來謁，飲食之者數月。一日，辭赴前敵。問其故，以營官某奉調，銀錢所薦與偕行。文忠勃然，面諭營官曰：「吾有族戚，力豈不能庇之！爾輩藉以結納，風氣一開，伊於胡底！姑記過一次以儆。」因自給族人歸資，並通飭各臺局營員，用人一事，胥秉至公，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，濫為汲引，若經訪聞，立即參處。

劉章侯不阿官文

胡文忠任鄂撫，澄敘官方，於州縣等官尤為慎重，鄂督官文恭公文亦未能主之。一日，文恭予所親署鶴峰知州，文忠以山州僻壤，未甚措意。而荊州守劉章侯者，審署州人材，不足勝任，於過謁時，留遲其期，密揭於官、胡，請易員以代。適官、胡望日祠祀相見，文恭謂曰：「昨一大怪事，君知之乎？督撫委缺，本府不許履任，有是理乎？」文忠答曰：「此吾輩過也。知府持正，吾輩當謝之耳。」文恭復曰：「雖然，當留吾面目。」文忠頷之，令署州視事三月，引退。及文忠薨，劉竟坐事降荊州同知，劉亦安焉。及李文忠公鴻章督楚，劉猶在荊。李為劉年家子，欲力為之地。劉辭曰：「公意極厚。卑職年七□餘矣，精力萬不足任事，閒曹薄俸，稍可自給，他不敢求。」文忠太息而止。

文祥阻金安清內用

同治壬戌春，兩淮鹽運使秀水金安清謀內用，乃釐金入都，結納奕劻。時劻年踰冠，為之運動權要，將以京卿內用矣。一日，文宗語樞臣曰：「金安清可內用否？」諸臣皆力為揄揚。繼詢文祥，祥曰：「小有才，心術不端耳。」文宗曰：「心術不端，如何可！」遂罷。未幾，漕督吳棠上封事，劾其營私舞弊四□餘款，奉旨革職查抄，且永不敘用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

袁州學官直言

侯官沈文肅公葆楨撫江西，有年老袁州府教授某廣文來謁，沈問曰：「袁州某守作官如何？」廣文答曰：「某太尊為官尚好，惟其弟實不堪耳。」沈因詳詢之。廣文乃將其弟招搖納賄諸端，言之無隱。沈密派員查訪，果然，遂撤某守任，而懲其弟如律。廣文聞之，愕然曰：「吾實謂伊為官甚好，特其弟不堪耳。豈並此亦不能言耶？」

沈文肅誅胥吏

沈文肅公被旨為本省欽差大臣，省吏皆畏且忌。藩署胥吏某，平日挾指上官，以刻蠹起家，與沈有連，而沈素惡之。一日，以餉故，忤沈，沈立逮之至，數其罪，以軍法從事。布政為之哀請，不聽。方坐堂皇，而封翁手書至，沈置書案隅，曰：「了公事後，治私事耳。」卒誅之。事訖，發封，封翁書果為胥緩頰也。

沈文肅不私同鄉摯友

沈文肅公性剛直，朝貴無敢有請託，有之，亦置之不答。某與沈同鄉摯友，以知府需次山西，乞函於沈，致桂撫為先容。沈笑不應，徐檢尺牘三四函示之，則桂撫關說未報者也。因曉之曰：「彼若受而應之，吾何從施面目？君第去，若無所事，吾當按月資給君。」遂以四百金贈其行。李元度與文肅夙稱骨肉交，薦一族子至，留署數月，文肅忽召詢之：「若家幾人？歲需幾何足資生？」對以百金足矣。文肅立出千金助之歸，不予差遣。及薨於兩江督署，方疾亟，忽手書一紙，下所司，以江西督銷局海州分司二人，應行改調，方擬稿而薨矣。時洪都轉汝奎總後事，以文肅遺令不敢違，即日檄行如例。西局分司，皆齷齪要地，任者不稱，文肅擇材易之，時無不誦其明者。而當臨危時，神明不亂，尤為人所難能也。

李兩蒼毆曾文正子

漢軍李兩蒼，少慷慨，好奇節。以諸生走數千里，至湖南，謁曾文正。值文正他出，兩蒼見其公子。公子以李衣敝而風塵滿面，有慢色。兩蒼直前毆之曰：「而父以禮士聞天下，若慢士如此！」公子謝之，始已。文正歸，奇之，留幕下，授以一軍，薦至參贊大臣，以回疆失事罷任。

張兆棟折丁日昌

秀水沈璋寶，以知府需次江蘇，資望未深，丁日昌遽使權蘇州府事。旋受代，復使督濬昭文縣白茆河工程。故事，屬吏謁督撫司道，月有定日，日有定時，惟有要事待裁決者，得隨時投謁，不格以成例。一日亭午，沈自工次詣撫院，有所陳說，語不遜，丁呵之，不受，反唇相抵。丁大怒，拍案碎茗椀，沈亦拂袖欲起。丁不許，使受申飭，沈遽免冠置几上，謂當聽彈劾，逕出。丁飭巡捕留沈於外，立傳令，召中軍、參將，列隊階下，聲言將斬沈以徇。府縣聞報，齊集轅下，婉言譬喻，冀沈入謝罪。沈曰：「遭世承平，不必有斷頭將軍，何妨有斷頭太守。欲殺，則竟殺矣，何謝為！」府縣入謁，代緩頰，丁益咆哮不可止，有不殺沈勢不休之說，命材官立傳司道。時勒少仲廉訪方宴客，立命駕。及至撫署前，甲仗森嚴，旌旗煥耀，若將決巨寇者。廉訪惶遽入，讓沈，沈出硬語，怨府縣不善調停，府縣白憲怒未息狀。方搶攘間，糧儲道亦至，丁又傳催司道及中軍、參將甚急。勒待藩司張兆棟來，同人見，而張久不至，命長洲令蒯德模速駕。張屏不見，傳語蒯令，宜自回署理民事。蒯回報勒，勒不得已，偕糧道率府縣先謁見，從容乞免。丁以張遲不至，為輕己，益怒，知中軍亦違抗，明謂勒勿預此事。時已近西，丁揖勒等令出，諭麾下武弁，踰三刻，藩司與中軍不至，惟令是聽，毋久待。勒躑躅廊廡間，又遷廷踰時，張始緩緩來。眾官惶惶，視張意旨。張命召沈入司道官廳，問觸犯狀，沈一一縷陳，眾始知其故。蓋惶遽中惟知撫軍將殺沈，雖廉訪亦未暇問究竟，司道府縣兩次求免，亦但聞丁述沈璋寶藐抗罪應死，下固未敢叩其源，上亦未及示其詳也。先是，沈報工竣，由水利局司道委員驗工，稟復工堅料實，請開壩便舟楫，丁批准，沈即遵批開壩，而丁忽專札飭令毋許開壩。壩已開，不可復堵，面陳之下，丁謂沈不遵後命，沈謂後命至已在奉批開壩之後。丁謂工必草率，故倉皇開壩，以掩其跡。沈謂工經委員驗報，壩係奉文准開，果有所疑，何不委員復驗，而遽批准開之。丁怒其藐視上官，沈請參處，丁曰：「罪不止此。」沈請奏明戍邊，丁曰：「戍邊何足蔽辜！我誓殺汝。」沈乾笑，謂：「今日不殺我，不成丈夫。」事遂決裂。張既詳詢始末，復問：「前批以何日奉到？壩以何日開？第二次公文以何日到？」一一具答之，並謂有卷可稽。張曰：「奈何忘上下之分？輕上官，是輕朝廷也。假令汝之子弟據理悻悻與汝爭，汝豈能堪？長官於屬吏，猶尊屬，汝亦曾權首郡篆，奈何冒昧至此？憲怒方盛，不可謝，姑反爾舍，靜思已過，明日早謁我，同謝撫軍。」沈猶欲有言，遽令退，並命速乘輿去。勒大驚，謂何可遽令歸？張笑曰：「斬犯我自縱之，有我在，何患焉？」遂入見。丁曰：「相需甚殷，來何晏也？」張問：「今日果將殺沈某乎？」曰：「是何言？我志已決！」問：「沈某之罪，即以不遵二次公文擅開壩乎？」曰：「唯唯，否否，猶有藐抗不遜之罪。」張曰：「沈某已詳詢明確，令歸，候公處分。公若必欲誅之，以示威群僚，公之軍令也，誰敢違！公可遣一緹騎，逮而誅之，亦殊易易。事後，公如不奏聞，幸甚；倘入告，某亦當另摺具陳。某不敢以一屬吏抗公令，更不敢以非常事不自奏聞。日吁公勤，請速斷。」丁默然良久曰：「終必有以處之。」張遂出，轅下亦解嚴，沈竟無事。

閻文介杖某弁

官文恭公文督鄂時，閻文介公敬銘署鄂藩。有某弁為文恭嬖童，文恭令帶衛隊，保副將矣。弁恃寵，勢張甚。一日，率親兵數人入民家，欲姦其處女，女不從，殺之而逸。其父母詣府縣訟冤，府縣莫敢問。文介大怒，亟謁文恭。弁固知文介知之而必不己赦也，先入求救，文恭匿之。有頃，文介果上謁，文恭辭以疾。文介謂有要事必待面陳，如不可以風，即就見於臥室。閻者出，仍固拒之。文介曰：「中堂病必有痊時，俟痊，必當傳見，吾即居此以待可耳。」命從者自輿中出襪被，曰：「吾即以司道官廳為藩司行署矣。」臥起官廳者三日夜，文恭授意司道，勸歸署，必不可。文恭窘甚。以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、藍屋李太守宗壽與文介同鄉，急延之至，浼為調人。嚴、李多方譬喻，文介出誓言，謂不斬弁，不還署。文恭乃自出見，即長跪。文介岸然仰視，不為動。嚴正色曰：「丹初亦太甚矣。中堂不惜屈體至此，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？」文介不得已，趨扶文恭起，與要約，立斥弁職，令健兒押歸原籍，立啟行。文恭諾，乃呼弁出，令頓首文介前，謝再生恩。文介忽變色，叱健兒執詣階下，褫其衣，重杖四□，杖畢，立

發遣。事訖，始詣文恭謝。文恭由是益敬憚之，密疏保奏，乃撫山東。

周漢有鐵老之稱

為寧周漢性戇直，有「鐵老」之稱。初以知府需次於陝，左文襄公宗棠督陝時，見之曰：「人英也！」屢斷斷於長官，故為巡撫譚鍾麟所憎惡。後文襄督師出關，因辟之至幕，賓禮甚至。新疆平，奏擢道員。久之，以爭殺降回事，失左指，告歸。道出酒泉，謁唐韓愈廟，題聯於楹曰：「百世之師，匹夫有志公可法；三書猶在，宰相無名鬼不靈。」蓋其平日不滿於文襄者，至是猶有弦外餘音也。

孫衣言怒某令之詔

英翰嘗撫皖，一日，為太夫人祝七旬壽。天長令餽一蘇繡緞幃，以其美麗，懸之中堂，而移藩、臬兩司所贈者於旁。臬司孫衣言見而大怒，曰：「監司不及縣令耶？」知賓者留其與宴觀劇，均不可，英大惑。太夫人知其事，翼日，命英設盛筵，為之道歉。孫卻之。英固請，乃以見於直隸會館相要。英如言，屆期，張宴演劇。英以孫負重望，頗嚴憚之，特肅衣冠，迎於門。見孫將下輿，即長跪而言曰：「一時糊塗，乞恕罪。」孫亟下輿，扶之起而謝曰：「非敢傲中丞，特怒某令太諂耳。」

光緒朝之清流黨

光緒乙亥至己卯間，髮、捻蕩平，左文襄公宗棠戡定新疆，瘡痍漸復，民氣昭蘇，中興之業，號為極盛。沈文定公桂芬當國，務為安靜。文定性矜慎而稍刻深，箝束士類，無一毫奮發踴厲之氣，而才士之銳氣陰消沮矣。

己卯，俄約事起，崇厚以惹茶喪權辱國，言路文章論劾，而清流黨以起。清流風力，以張文襄公之洞為最著，而鄧承脩、張佩綸、盛昱、陳寶琛等皆知名健者，以文章節氣著稱。時文定以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當言路之衝，特以矜慎故，孝欽後終倚重之，迨以老病卒，未嘗去位。而清流黨之名大震，士氣益發抒矣。

清流之盛也，李文正公鴻藻實主之。文正與文定同事孝欽，權不逮文定，而尚氣，不甘為文定下，文定稍抑之，故不能平。清流以論劾大臣見風采，中外皆憚之。甲申三月，樞垣全體皆罷，勢張甚。法越之役，名士皆主戰，戰不利，佩綸且敗，名士氣懾。會文襄以山西學政出，寶琛以會辦南洋防務出，佩綸謬誤於福建海防，承脩入總理衙門，而清流黨至是遂星散。以是而計，十年之間，前五年為文定守太平尚靜謐之時，後五年為士大夫矜才氣好言論之時。文定沒，樞臣未嘗膺艱鉅，一無所可否，潘祖蔭、翁同龢以金石文學唱導後進，宏獎風流而已。至恭王及文正、寶文靖公鑒、景廉、翁同龢等同時罷，醇王至軍機處議事，而朝局為之一變。

先是，恭王長樞府，雅善文定所施為，猶有持重之風。孝欽欲有所興作，輒諫沮之，惜財力，喜寧靜，抑誇張也。迨醇王入樞垣，國庫漸殷實，意稍恢張，銳意興海軍以致天下之財，而苑囿宮殿土木大作矣。醇王不常視事，皆倚濟寧孫文恪公毓汶。文恪父為醇師，故雅相親重，權傾中外，以寵賂為時所訾，亦莫敢誰何。顧醇王主恢張，而是時掌戶部者為閩文介公敬銘，又繼之以翁同龢，皆主節蓄，疆臣有言軍備者，輒沮抑之，甲午之役，戰具皆窳敗不任用，職此之由。

己丑，德宗親政，略無更張。中日事起，言官八千餘人聯銜劾樞臣，請起恭王主持軍國重事，氣勢甚盛，兩宮為之動容。故是歲樞臣先後罷，更易殆盡，與甲申相似，而朝局又為之一變，此甲午冬十月、十一月事也。

初，上命設督辦政務處，以恭王、李鴻藻、翁同龢、榮祿、長麟為督辦政務處王大臣。蓋上意不信任軍機，不欲以國之大政屬之，又不可輕拂慈意而易軍機也，故有是命。未幾，又命慶王入。每日，上召見軍機後，復召見督辦政務大臣。未幾，文正與翁入軍機。又未幾，恭王入軍機。未及一月，督辦政務處撤，而國之大政仍屬之軍機，於是而有戊戌之事。

乙未、戊戌間，無大舉動，恭王與文正及翁支柱其間。戊戌三月恭薨，四月翁同龢罷，五月王文韶入直，八月崇祿入直，是為戊戌政變。

戊戌以後，剛毅頗用事，又援啟秀、趙舒翹以自助，顧頑陋以為學，很復以為治，無所樹威信，則橫決以求逞，於是而有庚子之禍。蓋戊戌之事伏於甲午，庚子之禍生於戊戌，導源甚遠，伏流甚細，而禍發最烈，國之凌夷，關繫至鉅，且至是而清流黨亦盡矣。

彭剛直殺李文忠猶子

衡陽彭剛直公玉麟，貌臞，如閒雲野鶴，出語聲細微，至不可辨。然每盛怒，則見之者皆不寒而慄。每年巡哨，必戮數人，所至之處，將弁士卒咸有戒心。其兵額常缺，自揣不能濛混者，多夜遁。僉呼之為「活閻王」。

彭以欽差大臣巡閱長江水師至皖，時合肥李氏勢方盛，文忠猶子某素執法，時出奪人財物妻女，官不敢問。一日，奪某鄉民妻去，鄉民詣剛直訴之。剛直留鄉民，而命吏以刺邀某至，出鄉民，謂某曰：「此人告若奪其妻，有之乎？」某自恃勢盛，直應曰：「然。」剛直大怒，命答之無算。而府縣官皆至，悚息哀求，剛直不聽。俄撫藩俱以刺至，請見，剛直命延接，而陰囑吏曰：「趣斫之！」巡撫足甫登舟，而吏持頭來繳令矣。剛直乃移書文忠曰：「令姪壞公家聲，想亦公所恨也，吾已為公處置訖矣。」文忠復書謝之。

彭剛直斬管帶

彭剛直衣服樸實，類村叟，偶出行，一奚奴隨之，亦村童也。一日，過浙江石門灣，石門灣故大鎮，亦往來孔道，有水師管帶駐焉。時將黃昏，命奚奴候鎮外，自憩於茶寮。寮中每夜有說文書者，鎮人群集聽之。正中一座為管帶席，他人不敢僭，彭即據其座。寮主勸其移他次，彭婉謝之曰：「俟某大人至，吾當謹避之耳，此時無妨也。」寮主不得已，諄囑之，彭曰：「諾。」俄而二弁舁大燈，導管帶至，坐客莫不避席。寮主即趣彭，彭不聽。管帶大怒曰：「何物村人，大膽據吾座！」二弁亦大聲嗥叱。彭徐徙他座，蜷伏無言，管帶猶餘怒未息，坐客莫不悚息。俄而彭潛去，立召管帶。管帶至，則見高坐堂皇者，乃適所斥坐上村人也，匍匐如死人。彭略叱曰：「一管帶，威福至此耶！」命斬之。

彭剛直殺釐卡司事

彭剛直巡閱長江，至某處釐卡，主之者監司也，司巡多不法，行旅寒心。一日，彭駕小舟至，命兵詣局，請驗行，司事不應。逾時又請，則哂曰：「汝心躁耶？奈我不樂驗何！」兵覆命，彭大怒，趨至，厲聲曰：「請驗，所以遵功令也。今有意羈我，豈空舡亦索賄耶？」司事亦怒曰：「便羈汝，敢控我？」彭曰：「吾不控汝，直殺汝耳。」頓少動，兵遽擁至河干，殺之。觀者失色，趨告監司。監司急出，見彭，大驚，長跪請罪。彭怒色訶責，良久乃去。自此沿途局卡司巡，淫威稍減，恆惴惴相戒，不敢如前之傲狠，水面為之肅然。

衛榮光懲旗丁

光緒丁丑六月間，杭州有調自荊州之旗人，以與邊福泰茶葉店口角，忽糾眾滋事，毆傷近二千人。於是市人洶洶，自鼓樓至鹽橋，皆罷市。仁和、錢塘兩縣令出為謝，乃始開市。時衛靜瀾中丞榮光方護撫院，曰：「狼戾如是，是不可長。」遂直奏其事，並諷杭人宦京者合辭揭參。於是朝廷震怒，命浙撫嚴辦，乃將為首肇事之人革馬甲，鞭若干下，以木籠囚之，自是旗人稍斂跡。

袁忠節斥某總管

桐廬袁忠節公昶微時，館京師某相國邸第，一日，某總管來謁，至密室，袁在焉。談未久，適有他要人求謁相國，相國趨出，留總管在室。總管偶執袁手，謔之曰：「指何纖柔乃爾！」袁正色曰：「手雖好，惜不知要錢耳。」總管面紅耳赤者有頃，不待相國至，即起身去。

易笏山停送乾脩

龍陽易笏山方伯佩紳任蘇布政時，丰裁嚴峻，人皆側目。凡前任所贈乾脩之人，均持當道函來謁，欲仍舊貫，輒取硃筆書其後

曰：「一國將軍一國令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停停停！」書畢，擲還之。

劉仁折劉秉璋

劉秉璋督川日，有直隸副貢劉仁援例就教職，後復改就直州判，指省四川。初抵省，進謁，秉璋閱履歷訖，大言曰：「汝係已就教職而改就州判者耶？是不甘為冷官而思作外吏發財耶？且必指分川省也何故？殆以為易於發財耶？」某直陳曰：「職之由副貢而或改教職，或改州判，均朝廷功令所准，初非軌法。至州判即可發財，則總督之發財當不可勝計。若四川州判果易發財，則總督所得當若何？惟明公有以教之。」秉璋語塞，憤然拂袖入。會藩司上謁，秉璋餘怒未已，因言頃有直州判劉仁來見，言語挺撞，至為可惡。可即予以苦差，如稍貽誤，即當登之白簡。時適修建省垣，因委令監視工程。劉以直言犯督帥，方鎮日惴惴，忽奉檄委，大喜過望。孑然一身，無室家友朋之累，遂日坐城上督察。年餘，凡院司查工，劉咸拱立以待。秉璋聞而大異之，謂宜酌予優差，以獎其勞。藩司承命，檄署鹽茶道庫大使。

額勒精額正直自矢

額勒精額，字裕如，四川駐防旗人，以進士官農曹，正直自矢，不媿阿。與屠梅君、毛實君、朱蓉生輩講求為己之學，清介絕俗。及出為廣東按察使，清名益著。光緒甲午，中日事急，德宗下詔罪己，采人望，遷河南布政使。其講學日記，原本儒先，力爭上游，蓋其樹立者有素也。

周應麟斥布政

光緒朝，鹿傳霖撫汴，屬吏宴之於江蘇會館，演劇焉。所演有《牧童樂》，花旦牡丹紅方出場，忽有候補知縣周應麟至，遽奪巡士手棍，躍登臺，踢花旦倒，而語布政曰：「此何時也？兩宮宵旰勤勞，何歌舞行樂，竟無心肝至此耶！」鹿聞之，大驚而逸。

歐陽友仙以身殉道

新化歐陽友仙，名佺，性迂謹，以知縣需次江蘇。光緒丁酉，以解餉入都。既畢事，仍遵陸而歸，所挈薪資旅費猶六百元，道曲阜，時在德佔膠州之前數月也。以將謁孔林，寄其金於曲阜令。令欲留之飲，友仙曰：「吾往謁孔林，就道在即，不能飽德，且姑醉心耳。」談次太息，極言孔教之衰微，世道人心之不可問，遂匆匆策騎去，信宿不返。令遣人詢之，則孔林某屋之正樑，赫然有友仙之尸在焉，蓋就縊於此，而以身殉道矣。

夏滌庵守正不阿

光緒朝，富陽夏滌庵主政震武，嘗主京師大學堂講席，守正不阿，篤守程朱學說。有以成見二字讓之者，滌庵輒曰：「有定見而後可以無成見。」

李炳甫據理直言

鄆縣李炳甫大令景祥，以光緒乙未進士，為令於奉天，知廣寧。一日，教士以訟事關說，李曰：「兩造皆吾國人，何與君事？且曲在教民，吾不能宥也。」教士默然。李命役杖之二百。教士乞末減，李不可，決如數。杖竟，判枷六月，教士又為之哀請，李曰：「姑念其情有可原，當減為一月。」教士退，訴之將軍，斥李之強項。將軍旋召李入見，語之曰：「朝廷方壞柔遠人，若何乃爾？」李對曰：「卑職惟據理直言耳。」將軍亦無以難之。

榮祿持正

光緒庚子，兩宮幸西安，粵人某獻石屏，絕新異，孝欽后將賞以知縣，謀諸榮祿。榮不可，曰：「以進石屏而賞知縣，更重於石屏者何以待之？」遂返其獻。拳亂盛時，莊王、端王數矯旨，榮電李鴻章，謂五月二□四日後矯旨不可信，令轉達各省。時召李入都，榮電江、鄂二督，謂李宜緩行，俟後命，蓋是時莊、端二王方欲害李也。